

漠上枪声

DA MO QIANG SHENG

【乌伦赛◎著 马英◎译】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014060569

1247.57
3572

漠下枪声

【乌伦赛◎著 马英◎译】



北航 C1748182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I247.57
3572

010000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漠枪声 / 乌伦赛著; 马英译. --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555-0094-0

I. ①大… II. ①乌… ②马…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5337号

大漠枪声

著 者	乌伦赛
译 者	马 英
责任编辑	刘洪洋
封面设计	阿 荣
版式设计	王改英
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 (电话 0471—2236466 邮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1/16
字 数	400千
印 张	28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500册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55-0094-0
定 价	4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目录

- 【第一章】◎苦读诗书上衙门
投笔从戎下军营 1
- 【第二章】◎职务晋升告别众弟兄
远途跋涉探望父母亲 16
- 【第三章】◎出谋献策抓部队整训
初次用兵灭土匪“毡帽” 29
- 【第四章】◎选中主义立志奋斗
发动兵民扫清障碍 40
- 【第五章】◎新春休假父老乡亲共欢愉
庙宴言退愿富窘迫自难容 51
- 【第六章】◎临危受命任重多难
实地调研谋划对策 61
- 【第七章】◎驻古刹以防不测
清东港暗设计谋 69
- 【第八章】◎驻军不抵退龙首梁
散匪无阻进东港镇 79
- 【第九章】◎根登兵两扰百姓
龙彪军初剿土匪 88
- 【第十章】◎鼻子梁伏兵夺粮
黄河岸失策退兵 102

- 【第十一章】◎牯牛岛龙彪驾舟沉匪粮
柳树滩赛音伏兵灭援军 118
- 【第十二章】◎论功过赛音晋级
开粮道吉雅用计 127
- 【第十三章】◎那生罕突袭西村驻兵
呼布钦质疑南山土匪 136
- 【第十四章】◎朦胧夜半刀格拦路袭击灭敌探
阴雨天特古斯化妆进港窺匪首 145
- 【第十五章】◎青沙岗战匪巴日夫求救兵
阎王鼻被困巴特尔举白旗 154
- 【第十六章】◎援前军呼布钦兵败骏马岭
遵协议甘珠尔撤出东港镇 163
- 【第十七章】◎总结经验恢复港里秩序
分析时局调整党内关系 174
- 【第十八章】◎王爷听取东港战况奖功臣
旗府确定沿河防御强备战 184
- 【第十九章】◎协理内府赛音谈时局
学校大院李严定方针 194
- 【第二十章】◎借酒宴谈论政治形势
办业校培养进步青年 205
- 【第二十一章】◎谈时局赛参谋长西调衙门府
迎革命额大队长东布防御阵 213
- 【第二十二章】◎非常会议王爷决定起义
委以重任赛音准备南行 222
- 【第二十三章】◎王部长准许暗渡敌防线
马将军协助进入解放区 232
- 【第二十四章】◎浏览西安古城大开眼界
拜见张司令员声明来意 243
- 【第二十五章】◎传达张司令指示君臣提高认识
依据鲍协理意见军政统一行动 252
- 【第二十六章】◎高空闪电露潜入杀手
击毙同伙护救妹恩人 265
- 【第二十七章】◎沙漠深处秘禁犯人
金陵高探夜捕受审 276

【第二十八章】	◎紧急会议论大政 战略决策商办法	288
【第二十九章】	◎巴王欲北逃劝两回 赛音谋东御提三策	302
【第三十章】	◎蒙军逃遁一路抢掠 兵民围剿三面夹击	314
【第三十一章】	◎和硕亲王举行和平起义 札萨克府成立人民政府	324
【第三十二章】	◎金萍赛音特古斯举行新式婚礼 巴图特古勒德尔讲述旧题故事	337
【第三十三章】	◎接受平北重任获三老支持 决意深入匪穴遭四少阻拦	351
【第三十四章】	◎赛音参谋长讲政策深入浅出 呼布钦“团长”提难题理屈词穷	361
【第三十五章】	◎政策感化大部人员缴械投诚 一意孤行少数顽匪亡命流窜	371
【第三十六章】	◎分进合击赛音歼匪野堆河 穷途末路桑热命夜碱柴滩	381
【第三十七章】	◎赛音返故里皆大欢喜 金萍游新地心旷神怡	395
【第三十八章】	◎受命剿匪赛音调动部队 下山觅食巴图身陷罗网	409
【第三十九章】	◎深夜炸山洞解救群众 散布假情报引蛇出洞	420
【第四十章】	◎搜大山土匪被彻底剿灭 平北疆人民获安居乐业	431
	后记	441

【第一章】

苦读诗书上衙门 投笔从戎下军营

北方某地，盛夏炎热的一天。

旗府政务处一办公室外间有几名文书和实习文书正伏案疾书，似在抄写什么重要公函。他们相互间没工夫说话聊天，几乎连东张西望的闲情也没有，只有纸张的唰唰翻动声。屋里如此安静，加上门外闷热的天气，给人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沉闷感。

浓眉若弯弓、大眼透灵光，一个一脸聪明机灵的孩子气、约莫二十岁左右、中等身材的小伙子，头戴凉帽，身穿不缠腰带的蓝缎子单袍，脚踩平底黑色礼服呢鞋，用一块白色手帕擦着额头的汗，似有什么心事，行色匆匆地走进来。他的出现，使屋里沉闷的气氛被打破，刹那间有了欢快的说笑声。那些伏案书写的文书们放下手中的活儿，急忙跑过来围住了他，七嘴八舌地问起了话。

“赛音，你刚才去上房这么长时间，干什么去了？”

“都有哪些人？跟你说了些什么？”

“见到协理了吗？王爷在不？”

刚才进来的小伙子名叫赛音特古斯，是本旗巴彦淖尔巴格人氏，出生于查干布哈大沙漠。他的父母为使儿子学得本领光宗耀祖，让他七岁时拜入当地一老学究门下读书学习。因他从小聪明好

学，师傅又教得好，到十岁时已基本掌握了蒙古语文的朗读和书写，当地老少喜欢称他为“小文书”。十五岁时他跟随在旗府里供职的堂哥道尔吉进入旗衙门当了实习文书，直到前年初才转正为文书。

方才他被叫到旗王爷、协理和管旗章京们办公的上房里，见到王爷和协理，紧张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加上事情来得突然，还没有足够的时间理顺，现在又被同事们七嘴八舌地围成一团，那真是叫人又热又紧张啊！他不停地擦着汗，“兄长们容我缓一缓。这天气，热死我了，我先喝口水再说给你们听。”

一个实习文书倒杯水给他。他接过来一口气便喝干了。

“你们在吵吵什么呢？”问话的是一个从里屋走出来的中年人。只见他身着蓝缎长袍，腰缠黄绸丝带，斜戴一顶礼帽，约莫四十岁光景，微黄的胡须，发胖的身材，满脸堆着笑，显然是个人物。

“淖木嘎乃先生请这里坐。”一个高个子年轻人连忙搬来一把靠椅，请刚才从里屋出来的佐领巴图乌力杰坐。“淖木嘎乃”是此人的尊称（阿拉善蒙古人一般不直呼长者的名字，以尊号来代替。每人有一个尊号或尊称）。

“方才协理将赛音特古斯叫去，待了好长一会儿。我们不知道他们说了些啥，想问问赛音特古斯，却不小心打扰了您的工作，请先生包涵。”一个文书说。

赛音特古斯接过话茬，“淖木嘎乃先生您早就知道了，还不告诉我，真是吓死人了。”

“怕什么？我怎么知道王爷和协理最后如何决定呢？你说说，他们是什么意思？”巴图乌力杰佐领也想听一听赛音特古斯怎么说。

“到底怎么啦？”

“什么事让你吓成那样？”

“快说呀！别再卖关子了！”大伙儿都等不及了。

“我说，我说！”赛音特古斯平了气息，娓娓道来，“我到了

上房，协理问我：“想把你从旗府里调出来，去保安总队当秘书，你愿意吗？”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呢，只见从里屋走出来一个人，我回首看是王爷。王爷对协理说：“你说的那个孩子就是他吗？”我连忙站好，行礼。王爷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协理说道：“是呀，我说的小伙子就是他。他叫赛音特古斯，今年二十一岁，能书会写，当了几年实习文书，前年才转为文书。”王爷说：“我经常能见到他，只是不知叫什么名字。”说着转身问我：“那你愿意去当兵吗？”情急之下我答道，“我听王爷和协理的！”这么一说可就糟了！王爷返回里屋后，协理对我说：“你下个礼拜就到保安总队去报到吧！”我壮了壮胆，小声细气地说：“我、我从没干过兵营的活儿，恐怕不行吧。还是留在旗府好一些。”谁知协理生了气，“那你刚才为什么说服从王爷的命令？现在又想反悔，那你自己去给王爷说吧！”我吓得不知怎么办好了，“不是的，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服从安排！”协理也不生气了，心平气和地叮嘱道：“哎，这就对了！”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出来了。我没想过事情会是这样，连做梦都没想到啊，现在该怎么办啊？”

说着说着，赛音特古斯就没词儿了，眼巴巴地看着大伙儿，让兄长们拿个主意。

“去部队上也挺好，可是不能把所学的东西丢了呀！学问对你我来说，什么时候都是有用的。”巴图乌力杰淖木嘎乃叮嘱道。

“协理说，旗府文书的身份仍然保留，还要在官员的档案里注册备案呢！”赛音特古斯说。

“那是自然的了。”巴图乌力杰肯定地说。

“那好啊，多美的差事啊！”一个文书羡慕地说。

巴图乌力杰很乐观地说：“要干好了，以后说不定还能当侍卫官、佐领呢！”

“为什么让赛音特古斯去当兵呢？穿那个草绿色的军服有什么好？”

“你去兵营里，以后我们就不能在一起了。”

“去了兵营，从被褥、衣物、鞋子到子弹、枪支都给发放，薪

水也不少，日子久了说不定能当个军官呀！”

同事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给他打气鼓劲，好久才散去。

礼拜六的晚上，在旗府里和赛音特古斯共事的几个年轻人在额日德木图的舅舅、建福寺的尚卓特巴（总揽庙仓之权的喇嘛职位）喇嘛帕尔钦喇嘛嘎（喇嘛嘎为尊号）家准备了一桌酒肉饭菜，给赛音特古斯送行。

大漠枪声

4

■

“金耳小黄马，
溜溜地跑回马群里。
年纪轻轻的小弟弟，
要去兵营里当差。

褐色的枣红马，
飞快地跑回马群里。
年轻有为的小兄弟，
满心欢喜赴征程。”

巴图敖其尔最先唱起了这首《金耳小黄马》。这是一首长调民歌，只不过他在唱的时候对原有的歌词稍做了改动，加了些与当晚相关的词儿。

策仁也学着巴图敖其尔的唱法，变换着词唱了起来：

“七十颗纽扣子的大氅衣，
是否加穿在身上啊参谋？
七十颗子弹的匣子枪，
是谁挥舞着出征啊参谋？”

另有一个朋友干脆自己编了一套歌词唱开了：

“可亲可爱的小兄弟，
要去军营里当官兵。
努力学好知识和本领，
步步升迁报效家国。”

无论他们唱什么歌，怎么去改变歌词，都是为赛音特古斯祝福的内容，祝福他前途光明，一路走好。

这时候，旗府侍卫、赛音特古斯的好友额日德木图起身，自编自诵了一首诗：

“君命如泰岂能辞，
贤弟才智何忧悒。
丈夫披甲上战马，
一世功名由此起。”

额日德木图朗诵完毕，给赛音特古斯敬酒，其他人纷纷鼓掌赞赏。

“恩盖（额日德木图尊称）真是出口成章啊！”

“也算得上是上乘佳作了。”文书德力格日达来赞道。

“我虽没有诗才，但也愿随口朗诵一首为大伙助个兴吧。”侍卫达木林旺希格起身，提高声音朗诵道：

“神圣使命担在肩，
热血满腔保家园。
智勇双全驰疆场，
何愁不戴红顶冠。”

诵诗的人给赛音特古斯和大伙儿敬酒。又有人赞道：“这诗也很妙。”

“嘉，该赛音特古斯给朋友们表演节目了。你是作诗呀，还是唱歌呀？”

“赛音，你给大伙儿回献一个节目吧！”

“他的诗，也是张口就来呀！”

看到朋友们纷纷催促他出节目，赛音特古斯也不推托，起身说：“方才兄弟们展现才艺，以优美的诗歌和动听的歌喉为我祝福和打气，对此我深表感谢。但是，你们都知道我不太会唱歌，诗也作得不好，只是勉强会诵读几句玩玩罢了。今天不知怎么啦，好像成不了什么气候，只好凑合着念一首诗回谢大家，请大家不要见笑才好。”说笑间他举起面前的酒杯喝了一口，朗诵道：

“金星红顶不奢望，
保家卫国驰疆场。”

壮志凌云多应变，

斩除恶魔报故乡。”

朗诵完毕给大伙敬酒。家一边喝酒一边称赞诗作得好。

“赛音特古斯的诗，节奏和内容都很好，但是……”额日德木图说了一半，停下不说了。

“但是什么？您说呀！”赛音特古斯说。

“算了，还是不说了吧。诗是好诗，没问题。”额日德木图卖起了关子。

“恩盖老哥，我求您了，有什么不当的地方给小弟指点出来嘛！”赛音特古斯起身走到额日德木图跟前敬了一杯酒。

“恩盖您就说了吧，你看把赛音小弟急的。”德力格日达来从一旁劝道。

“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只是一个‘但是’把你给急坏了。那我告诉你吧，我说的也许不对呢。我觉得，你的第一句诗缺少了些胆量，一句‘金星红顶不奢望’表现得很胆怯，削弱了后三句的力道。你可以不奢望金星红顶，但不能想这些东西跟你没份。你应该想方设法去努力地争取啊！要想保家卫国，不辜负兄弟们的期望，你可以尽微薄之力，也可以全力以赴，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但是有朝一日机会和条件都成熟了，你再使出浑身的才智加一把劲，金星红顶子也不是不能获得。”

额日德木图的这一番解读令众人心服口服，达木林旺希格亦同意他的分析，还指出赛音特古斯所说“金星红顶不奢望”的思想源头：“恩盖刚才分析得很好，非常准确。他这么一说我也恍然大悟。所谓‘不奢望’，大概是你不想入伍的心理在作怪吧！”

额日德木图笑着说：“你们家乡的安久公爷是名震一方的英雄好汉，就在他当年是一个穷小子的时候，也不曾说过他没有红顶子的份儿。不知我说得对不对，请大伙儿明鉴。衙门府院里作诗、评诗向来都是自由的，我们几个更是随心所欲地说惯了，所以我就瞎说了一通，不当的地方还请批评指正。”

“恩盖、阿格泰您二位的解析正是一针见血，号住了我的心

脉，看透了我的心境。在此我诚心感谢两位兄长的批评指点。我一定会尽快地调整好心态，顺应变化，随遇而安，即便不奢望也要努力进取。请兄长们放心吧！”赛音特古斯在说笑中给大伙儿敬酒。

众人拍手大笑，开怀畅饮。

赛音特古斯把自己要去部队的事告诉堂兄道尔吉参领。道尔吉是赛音特古斯的亲叔叔的儿子，也是他在德力格尔浩特唯一的近亲，是他们几代家族里官职最高的人。道尔吉生性平和，言语温婉，在长辈们眼里看着顺眼，和小兄弟们也能和睦相处。听到赛音特古斯要去兵营的消息，他有没有吃惊，很不好说。但他平静下来沉思了一会儿，虽然觉得当兵不如在旗府里工作，但是既然已经这样决定了，那也只好这样了。他叮嘱道：“去了那里要好好遵守和服从长官的命令，注意军风军纪，学得真本事。那里有很多从黄埔军校出来的大小军官们，你要多向他们学习。军队里和旗府不一样，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有一本好书，叫作《孙子兵法》，我见过有蒙译的手抄本，我会想办法给你搞一本。你好好研读这本书，潜心掌握兵法要领。除此之外，以前所学的文化知识也不能放弃，还要好好提高，以后的进步还是要靠真才实学的。切记！”

道尔吉以深入浅出的寥寥数语叮嘱和鼓励即将下军营的赛音特古斯，两眼里充满了作为兄长的关爱之情。

1945年6月28日，赛音特古斯正式步入了旗保安总队大院。那是一个依靠城墙而建的建筑群。上首正中是总队部办公地，两边是面对面的官兵宿舍，正中间是军事训练场的大院落。赛音特古斯来到总队司令部，走进参谋长办公室。只见屋里坐着身穿军服、佩戴少校徽章的中等身材、褐色脸庞的长官，见有人进来，抬起头，微笑地看着他。此人是参谋长宝音阿日比吉呼。

赛音特古斯鞠躬行礼，说前来报到。

“你来得正好。我还担心你不愿来呢。”宝音阿日比吉呼说。

“把我调来，原来是您的主意呀？”赛音特古斯说。

宝音参谋长热情地说道：“我的建议还不赖吧？我是想让你成为一个文武双全的将才呀！你不会对文武之道不感兴趣吧？”

“感谢首长的厚爱，请不吝赐教，多多栽培！”赛音特古斯起身，规规矩矩地回答。

“坐，坐吧！我们想让你在总队部参谋处做参谋工作。你在旗府当过文书，所以我们决定委任你为中尉参谋。因为你刚参加部队工作，所以先干一些文书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军事知识，积极参加军训，尽快提高素质，从而更好地适应部队各项工作。”宝音阿日比吉呼参谋长按照惯例公事公办地交代了工作和注意事项，然后闲聊了一会儿。

“我没有住的地方，暂时就住在旗府原先的宿舍里吧？”赛音特古斯他俩以前就认识，所以也没有什么顾虑，直接就问了。

“那倒不用，你就住在办公室里，可以给你安排单人间。”参谋长说。

“那就谢谢参谋长啦！”

“你这几天先和同事们熟悉熟悉，再了解了解工作环境。具体工作嘛，几天以后再给你安排吧。”

参谋长和赛音特古斯之间的对话到这里收了尾。

赛音特古斯从军营里出来，东张西望地信步走到旗府大院门口，久久地盯着看过去每天看惯了的寺庙建筑风格的蓝瓦顶庄严大红门、其两侧立的大石狮和一动不动地持枪站在门口的两名哨兵，心想，我也成一名士兵了，和这两个站岗的士兵一样……看着，想着，那个哨兵好像变成了自己……唉！父母竭尽全力让我学成有为、光宗耀祖，而这个愿望如今莫非要落空了？帕日钦喇嘛所说的“命运”，难道就是这个？他一时陷入了沉思。

“赛音，你不进来发什么呆呀？这两个狮子你又不是没见过。”巴图敖其尔喊着跑出来，把他拽进院子里。

他们俩是同一巴格的邻居人家。巴图敖其尔是一个比赛音特古斯大两岁、个子高两寸，拥有浓密乌黑的头发、粗犷的黑眉毛、经常眯着笑的眼睛、高平的鼻梁，身着蓝色绵绸长袍的帅小伙子。他俩是从小一块玩大的好朋友，亲兄弟般相互帮忙，相互间也没什么

可隐瞒的，所以一见面便如此这般地亲密无间。

现在，他俩在屋子里说话。看样子，他们要说好长一阵子。

“当兵对我有什么好？父母会怎么说？他们一定会失望和伤心，你说对吗？”

“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呢。你的名字依旧保留在旗府职员档案里，不影响以后的升职晋级。淖木嘎乃师傅不是说过吗？”

“说是那样说，但谁又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看没什么问题。要是获得旗官员、部队长官双重身份岂不是更好？你看协理大人，既是协理，又是保安总队长，红顶子、金星都集一身，军政大权一手在握，要多风光有多风光。”

“我们怎么能和协理相比呢？”

“那倒是，我们不可以和协理相比较。但是你看，宝音阿日比吉呼、朝格图、额日德尼他们不是也肩挑着军政官员双重身份吗？”

“那是他们，人各有天命。”

“所以你也并不是不可以啊！”

“我现在已经成为政府文书和部队中尉参谋。你指的是这个吗？”

“什么？是准尉，还是中尉？”

“中尉。”

“谁告诉你的？”

“宝音参谋长告诉我的。”

“前几年从旗府或学校毕业到部队上工作的人大都给了准尉职务，个别一两个才当上少尉。你刚去那里就给了中尉参谋之职，你的起步很高啊，说不定以后能当上章京或参谋长呢！”

“如果你是王爷，我也许能做到那个级别。”

“我可当不了王爷，在你手下当个小差就不错了。”

“那只不过是因我在旗府当过文书，才给了我一个中尉头衔和参谋职务罢了，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我从小就对你很好奇。你那么小就看《三国演义》、《进士

缘》等书，看得爱不释手。”

“那都是你岳父的书。你整天在人家身边，却只知道抱人家的姑娘，不知道看书读史，还好意思说人。我好不容易弄到一两本书，不看对得起谁？”

家白“我一点也不爱读那些书。”

“那是你还没有领略到书中的好滋味。”

“看到你当了兵，令我想起了小时候我们玩游戏，你常常扮演军官的事。现在想来，或许那也是个预兆啊。我们几个在城墙上分成两派人马，你扮军官，部署在哪座庙里布兵，在哪儿拦截，从哪儿追击等计谋，我们这一派经常输给你们那一派的。你还记得吗？”

日阿“儿时的事儿，怎会忘记呢？”

“去年春天我们练习打靶时，你在旗府班里领先呢。记得你以前经常向别人借手枪练习射击，这可是要管大用了。”

“管什么大用啊？不过学会了射击，眼下也许有些好处呢。”

“说你是神枪手也不为过吧！”

个白“嗨，还远着呢。”

“旗里扬名的神枪手斯琴巴雅尔、额日登巴雅尔他们都是瞄准了才射中呢，你却是抬手就射中，难道不比他们强吗？今年春节，你让我蒙住你的眼，用手枪打中了宝音拉响的铃铛，露了一手呀！”

“你尽挑我的好处说，怎么不说我的毛病啊？记得是四五年前的事。有一次我玩弄枪支时不小心走了火，打穿了屋顶，弄了一屋子灰土。当时我爸妈都在，噢，还有喇木嘎也来了，那一枪差点没把他们几个吓死。你没听说吗？”

“听说过，喇木嘎给我岳父说此事的时候我在场呢。”

“我的父母本来就反对我玩枪弄弹，这下好了，出了这么大的事，正好以此为借口剥夺了我持枪的权力。枪被没收之后，我跟着母亲去山上庙会的路上碰到了多少个黄羊，你不知我当时有多着急呢！”

他俩回忆着童年时代的有趣的事，如此这般地说了许多，对将来的前途，既有几分期待，又有几分茫然。

几天后，赛音特古斯领着一个士兵来搬家什，巴图敖其尔和几个人帮着送过去。他的新舍里摆放着一个木板床、一个柜子、一个小办公桌和两把椅子，勉强够三个人走动。虽然地方小，但比起旗府十来个人拥挤着睡的大炕屋，显得干净利索。

“军营里有一个身着长袍的蒙古小伙子进进出出，显得不太方便吧？”

“为什么不给发军服呢？”

“可能没来得及发吧，迟早会有的。”

“我们的赛音穿上了军服肯定会是个帅小伙儿。”

前来帮忙的几个人如此说笑着。

赛音特古斯说道：“已经来人量了身材，大概过几天给发服装吧。可是我怎么也提不起兴趣来。”

“我有兴趣，但是不给我发呀！遗憾呀！”策仁笑着说。

十来天以后，赛音特古斯穿着深绿色军服和大头皮鞋，肩上佩戴中尉领章，头戴大盖帽，佩着军腰带走出军营时，门卫“啪”地给他立正行礼，吓了他一跳。他想起旗府门口门卫向进出的官员行礼的情节，连忙举起右手至帽檐，算是回了礼。他径直走到旗府门口，两个门卫依旧行礼。这一回他没有着急，不慌不忙地回了礼。进了门，正要去找那几个同事看他的军装，没想到迎面碰到了身着少将服的协理。

“协理您好！”赛音特古斯慌忙立正行礼，问候的是家乡的话，行的是军人的礼。

协理打量着他，“已经到部队上了？这套军服很合适呀！”

“报告，我已经到总队部工作了。”赛音特古斯简要地答道。

等协理走过去了，他才转身走进政务处办公室。

淖木嘎乃和几个文书似是见了陌生人一样好奇地看着他。

赛音特古斯在众目睽睽下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

“这军服对你挺合身的呀！”一个文书说了第一句话。